



GUANG DONG YANHUANG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岭南禅文化

覃召文 著

岭南文化研究论著 ●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
广东人民出版社

白衣觀音像宋石恪畫
明菩薩武洞清畫
智積菩薩像侯翼畫
寶印菩薩像李公麟畫
長帶觀音像
關公畫龍泉佛像董源畫
定光佛像黃居來畫
皆畫行化佛像道畫
畫皮髮觀

如來像富玖畫

報寺畫

子國王變相范

畫如意輪菩薩

佛像王維畫孔雀

善薩像其子僧光澤寺畫音樂
子畫毘盧遮那佛像盧楞伽畫
長壽菩薩像翟琰畫



昔像

岭南禅文化

覃召文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岭南禅文化

覃召文 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韶关市金启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厂址：韶关市陵南路8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25印张 200,000字

1996年12月第1版 1996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8-02314-2/K·538

定价：9.30元

如发现印刷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岭南文丛》编委会名单

主 任：欧 初

执行主任：丁希凌

副 主 任：张 磊 戴治国 何炳桓

李祯荪 林国钧 关履权

陈胜舜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希凌 (常务) 王承尧

王福耀

古日新 毛庆耆

乐 正

关履权 (常务) 欧初 (常务)

何炳桓

陈胜舜 (常务) 李祯荪

李锦全

李新魁 麦英豪

邹立佐 (常务)

张 磊 (常务) 张荣芳

林国钧 (常务)

林康裕 (常务) 段云章

钟贤培

骆雁秋 饶芃子

袁伟时

莫仲予 徐家凤

徐恒彬

黄明同 黄勋拔

梁广大

谢明仁 韩 英

甄炳昌

管 林 蔡鸿生

戴治国

执行编委

主 编：丁希凌

副 主 编：张 磊

委 员	关履权	陈胜舜	莫仲予
	林国钧	邹立佐	徐家凤
	段云章	钟贤培	毛庆耆
	黄明同	林康裕	

特约编委：辛朝毅 钟永宁 余小华

戴 和 吕克坚 黄增章

《岭南文丛》总序

80年代以来，中国大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文化研究热潮，诸家学说蜂出并作，蔚然可观，迎来了文化论坛中百家争鸣的春天。

随着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更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文化的确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丰富多彩。中华文化无论是其发生，还是流衍递嬗，都有其根源，而各区域、各民族文化又有其特点。因此，对中国文化的宏观解读，离不开对各地域文化进行具体而微观的历史考察。在这样一种认同之下，地域文化研究勃然兴起，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等研究，均甚活跃。

岭南背靠五岭，下临南海，这种特殊的地缘，塑造了岭南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组成部分，既承袭了中原文化之流风遗泽，同时，又融入了自身的创造，有其地域的特色。尤其在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中，往往得风气之先，善于吸取中外优秀文化，转而开风气之先，并对炎黄文化的发展产生广泛而深

远的影响。同时，又因地处保卫祖国的前沿阵地，故爱国主义思想特别突出而强烈。

岭南文化源远流长，从远古文化遗存，百越文化圈的形成，到宋明理学，乃至近、现代文明，岭南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唐代之慧能，开南禅宗风，众流汇归，使凡言禅，皆本曹溪；张九龄以其政治地位和学养，影响唐代以至后世的诗风，开创了“张曲江体”，是岭南诗的开山祖。明代之陈献章、湛若水，独立门户，一扫宋学拘泥守矩之陋习，倡导鸢飞鱼跃的活泼自得。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岭南三家诗，其成就远出元明之上，赢得了“尚得古贤雄直气，岭南犹似胜江南”的美誉。涉猎多方的经学大师陈澧，其经学不为汉宋门户所囿。黄遵宪是诗界革命的领袖，创立了新诗派，主张诗歌要追上时代的步伐，讽咏新思想、新事物，反映时代的精神，务去陈旧颓靡积习，焕发了诗歌的生命力。晚近之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更是博采中西，启蒙民慧，一言出而天下惊。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为代表的岭南画派，主张“折衷中西，融合古今”，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学术思潮，在现代美术史上，产生了广泛影响。

当前，岭南是经济改革开放的先行者，经济得以飞速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日益富足，经济生活的富裕，是社会进步与文明的前提。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步发展。正如孙中山先生

所说：“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相待，而后能进步。”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作为精神文明之一的文化发展，并非经济发展亦步亦趋的副产品，它有许多自身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这就要求我们对文化问题更要认真地研究和对待，责任更为重大了。

通过近年来的深入讨论与实践，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我们悠久的民族文化传统，对于现代化建设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和价值，对于提高人的素质有重要作用。许多领导干部，包括一些已退下来的老干部，近年来也逐步看到文化建设的迫切性，并投入了极大的精力和热情，与各方面的专家学者一道，为文化的振兴积极耕耘。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正是应这一时运，酝酿而生。研究会以研究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岭南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宗旨。

广东炎黄文化研究会，自1992年7月成立以来，本着上述宗旨，积极举办各种文化活动，组织学术研究。如为架设海内外炎黄子孙互通心声和进行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创办了《炎黄世界》杂志；为振兴发展南国传统文化艺术瑰宝——粤曲，发起举办省港澳群众业余粤曲大赛；就如何弘扬、发展岭南文化，举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会，以及拍摄了《中国汉字》、《端砚》纪录片，等等。而为了全面、系统、科学而又有深度地总结岭南文化的优秀成果，我们又筹集资金，

组织学人编纂《岭南文化通志》、《岭南文化研究论著》和《岭南文化历史文献选辑》三大系列学术丛书，简称《岭南文丛》文化建设工程。其目的是为最终创立“岭南文化学”奠定扎实的基础。

“通志”系列，以“志”的形式，全面而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岭南文化诸方面的发生与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其整个历史沿革与主要特征。此系列丛书，既有一定的资料性，更具有学术思想的价值。“研究论著”系列，则侧重于从理论高度，集中反映岭南文化各个方面研究的最新成果。“历史文献选辑”系列，则本着抢救历史文献，保存珍贵遗产的宗旨。尽可能地网罗具有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各种手抄本、善本、罕本及孤本等书籍，加以编校与整理。这三大系列，是一个配套的文化工程，虽体例不尽相同，内容也各有倚重，但结合起来又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彼此之间可以相互补充，相互贯通，藉此为岭南文化研究及培养岭南文化研究人才，作好“资粮”的准备。

对这三大系列丛书的组织编纂，充分遵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尊重学者研究的独得之见，不蔽于一曲，不囿于一家之言。正如陈献章所说：“心地要宽平，识见要超卓，规模要阔远，践履要笃实。”

《岭南文丛》文化建设工程是一项规模庞大的文化系统工程，需要集中各方面人力、财力和物力，克服前进中的困难。我们深知，像这样宏大的文化工程，

决非朝夕之功，一蹴而就。它不仅需要得到领导和来自各方面的大力支持，更需要有志于岭南文化研究的同仁，共缁丝勤结网。只有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不辞辛苦，这项造福子孙后代，具有千秋伟业意义的文化建设工程，才能顺利竣成。

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并不单纯是为了保护古籍，而是“古为今用”。从文化传统中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期对于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宏伟事业，有所启示和促进；对提高民族素质，能起一定作用。

《岭南文丛》即《岭南文化通志》、《岭南文化研究论著》、《岭南文化历史文献选辑》三个系列丛书的总称。本篇为《岭南文丛》总序，各集出版时，另有介绍文章。此处不赘。

《岭南文丛》编委会
1995年9月

《岭南禅文化》序

欧 初

柳宗元《赐谥大鉴禅师碑并序》说过：“凡言禅皆本曹溪。”所谓“曹溪”是慧能说法传道之所，地处曲江，属于岭南，由此看来，要研究中国禅文化，不能舍岭南禅文化而论。正所谓正本方能清源，一旦洞悉了岭南禅文化，中国禅文化的精神风貌也就历历在目，了然在胸了。

岭南禅文化有不少宝贵的遗产：自达摩西来，开辟禅学，牟子辩宗，力著《理惑》之后，岭南禅文化得到了蓬蓬勃勃地开展。特别是慧能首创顿宗，这更是为中国禅宗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其后的曹溪之禅花发五枝，不仅铺向全国，也流行于岭南地区，如五代两宋的云门宗在粤北崛起，明清的曹洞、临济在岭峤重光，皆蔚为大观，称盛一时。诚然，这千百年间，岭南禅文化也有盛衰正变、升降沉浮，但其间英才辈出，篇籍叠现，更遑论古寺铁塔，禅迹犹在，山志里史，道风尚存。这足以说明岭南禅文化其活跃的状况。这些文化成果，是光辉的岭南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其独特的地位。

在近年的文化研究乃至岭南文化的研究中，人们也注

意到了对禅文化的探讨，这部《岭南禅文化》正是对此作系统性研究的理论著作之一。作者以岭南禅史、岭南禅文化人物、岭南禅文化特质为基本线索，纵横论说，全面评介了岭南禅文化的精神内蕴，并论证了岭南禅文化与岭南文化及中国文化的密切关系。书中的材料新、观点新、方法也较新。尽管材料上似可增补，观点上也可见仁见智，但在学术方向上，我们历来注重独辟蹊径，填补空白的开拓性与创造性。就此而论，这部著作自有其值得肯定之处。

孙中山先生曾大力倡导“物质文明与心性文明”的共同发展，“两个文化”建设，更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内容。要创造新的社会文明，固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宏扬共产主义精神，但从文化遗产中吸取其的积极因素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倡导“心性——自性”说的禅宗文化就具有其可资利用的思想价值。只要我们认真地贯彻“古为今用”的方针，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禅宗文化中的积极、合理的因素，对于今天新文化的建设也能起到其应有的社会作用。

1996年10月

序

“岭南本是禅宗地，世世传灯有姓卢”^①，这是清代初年一位不起眼的文人之诗句，而借此来概括岭南文化、尤其是岭南禅文化繁盛之大势，却不无几分道理。自汉代佛教传入东土，特别是六朝菩提达摩入粤，中唐慧能振兴顿教以来，岭南禅文化也就传灯不绝，继轨有人。此后的岭南之禅学，如五代云门宗之鼎盛，宋明临济宗之发展，清初曹洞宗之昌明，便如同那曹溪之水，开始只是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那汤汤大潮，这三江四水虽也千折百回，但终归是尽注入南海，其道脉源流斩然分明，历历可辨。这种情况正如弘赞禅师之塔志铭中所说的：

宗风西来，粤疆是即。爰及《楞严》，广州初译。

五岭巍巍，斯为佛国。曹溪发源，演于迁、寂；万派千江，皆其涓滴。……^②

塔铭中所谓五岭“佛国”云云，固然是夸饰之语，而铭文所

① 李蜚粤《奉赠应公尊宿》，见《海云禅藻集》卷四。按：古称“岭南”，包括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涯、儋耳诸郡。本书所论“岭南”，以今两广及海南为主。

② 《鼎湖山第二代住持在参禅师塔志铭》，光鹜辑《鼎湖山志》卷三。

述禅佛之事以及岭南禅宗的发展趋势，却也大体上符合事实。特别是所说“曹溪发源”，它连接着慧能的名字，是岭南的骄傲所在。而所说“迁寂”（希迁、慧寂）也是岭南禅文化的卓越代表。诚然，在历史上，岭南禅文化亦有沉浮升降、盛衰正变，然而从总体上说，禅文化之于岭南，却要比其它地区，特别是中原地区更为突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岭南禅文化是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文化史来看，岭南作为“蛮貊之邦”，开化较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原文化在魏晋南北朝之前对于岭南的影响并不大，处在素朴的百越文化圈熏陶之中的岭南，在当时还很难接受以仁学礼教为中心的儒家思想体系；而作为南楚余绪，原初的岭南文化倒是更多地接近以道家思想为主导的荆楚文化。早在《庄子》一书中，庄周就曾借温伯雪子之口指斥中原文化“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所谓“明于礼义”，这是北方史官文化的思想核心；而所谓“知人心”，则是南方巫官文化的精神旨归。《庄子》中所说的“南方”当然是指荆楚，而岭南，其实也同样具有类似的文化特质。屈大均之《广东新语·诗语》认为岭南多有“屈宋流风”；洗玉清评论招子庸的《粤讴》，也说粤地民歌为《楚辞》之“流亚”，并以为借楚语来考证粤东之方言文字，则“不苦诘屈聱牙”云云。从这些论述中可见岭南在历史上与荆楚的关系尤为密切。正是由于岭南文化的这一素地，就使得它特别容易自发地产生并自然地接受禅、道的思想——因为禅学是“披上释伽外衣的道家思想”（范文澜语），它的精神趋向正在于发心得道，顿悟成佛，而这，实际上也就是“知人心。”由于这个缘故，当佛教传入，禅宗崛起之时，好佛喜禅在岭南形成时代风尚并绵延

不绝，那其实是极为自然的。

如果说，岭南文化的本来素质就有利于禅学的形成与传播，那么随着历史的发展，随着这一素质的逐渐改变，它是否产生了与禅学相抵抗的思想因素呢？对于这个问题，恐怕不能简单地回答。从历史来看，自唐代之后，儒家思想在岭南的影响日渐突出，随着韩愈等一批以复兴儒学为己任的思想家在岭南高扬孔孟思想，特别是宋明理学（在岭南，它的主要代表是陈献章、湛若水为代表的心学）在岭南迅速发展，清代两广总督阮元提倡朴学，湖广总督张之洞大力兴办学堂之后，儒家文化在岭南文化之中便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发挥了巨大的社会作用。对于岭南文化的这一发展趋向，我们理应看到并给予充分的估计。但在这里要指出的是问题的另一面：第一、儒学在岭南的崛起并没有完全占领禅、道思想的统治地盘，更没有产生取而代之的发展态势。因为重在“知人心”的思想根基已经深深地扎入了岭南社会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已结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改变它必须需要更长的历史时期，这就决不是几位儒学精英一时所能胜任的。第二、即使在岭南儒家日渐发展的历史时期，它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禅、道思想的影响。韩愈虽然排佛，但他并不废禅，他和阳山元惠禅师、潮州大颠禅师的密切交往就是一个明证。陈、湛理学也是如此，尽管它有着明确的儒家思想特质，但也或多或少，或重或轻地打上了禅佛的思想烙印，并有着禅学化的基本倾向。（详后）这些情况就充分地表明，禅文化在岭南有着十分深厚的历史根基和社会基础，它对于整个岭南文化的影响不可低估。

在岭南历史上，儒与禅基本上还是能和平共处的，偶尔

也会进行思想交锋。在《海云禅藻集》中就已经记录了一个有趣的争论：

今离，字即觉，新会人。族姓黄，原名尚源，邑诸生。品行端格，顰笑不苟。传江门之学，学者多宗之。闻天然禅师阐法于诃林，谒请辩论儒释宗旨，披剥累日，不觉自屈，即日皈依落发。^①

这场辩论的细节难以详考，从“辩论儒释宗旨，披剥累日”的形容中不难想见其辩论的中心议题与辩论的激烈程度。与此相仿的例子还有今颀，据《海云禅藻集》所说，他本姓杨，年十五补郡诸生，“弱冠讲阳明之学”，甲申之变后，“访求天然和尚，论儒佛异同，不觉心折”，于是也做了天然之徒。类似的例子还有今无的法嗣古云，据《增城县志》所说，他本姓周，曾“师增城湛子，云得甘泉“心性图”，深窥其奥。”后到海幢寺遇上今释，“请以甘泉、白沙之旨”，今释云：“我亦从此来。”古云于是不复疑，于是做了今无之徒。这些弃儒从佛的情况固然是时局动荡使之然，但这又毕竟是儒释思想交锋后产生的结果。这一结果是令人深思的，陈、湛理学的一代传人竟然在论辩中落败而变成释氏之徒，这种现象看似偶然，其实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必然。这是因为，在清代初年，岭南禅宗的势力实在太强大了，早已是强弩之末的陈、湛学派当然无法与之匹敌；更何况，在白沙、甘泉之学中还掺杂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包含了禅学的某些形式，并非是纯粹的儒

^① 见《海云禅藻集》卷二。

学，以此来与禅宗对抗，也的确难以取得胜利。

由于禅文化在岭南占据着特殊的地位，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禅文化是岭南文化区别于中国其他的地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之特色所在。严格说来，岭南历史上并没有产生一流的儒学大师——儒家的圣人和亚圣都不属于这块“化外之地”，但是，岭南决不缺乏一流的禅学大师，因为它本来就是禅宗的摇篮和圣地。从文化交流的意义上说，儒学与禅学在岭南都有个“输入”和“输出”的问题，但是毫无疑问，岭南的儒学是中原儒学创造性的复制和发挥，它自然更多地属于“输入”；而岭南的禅学则不同，它本来就生于斯，长于斯，属于这块儒家教化鞭长难及的领地，因而就更偏重于向外的“输出”。这样，较诸岭南儒家文化的研究来说，对禅文化的研究也许具有更突出的意义。

岭南禅文化在中国禅文化中有着显要的历史地位，它是中国禅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第一个著名的佛学学者牟子是岭南人，中国禅的实际创立者慧能也是岭南人。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慧能，只是到了慧能，只是通过慧能的《坛经》，禅文化才真正地变梵为华，通凡入圣，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一花独放不是春，在中国禅文化的流播中，端州的希迁也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如果说南宗禅的正统地位是借助于神会才在政治上得以确立的话，那么，南宗禅的哲学思想流向及其历史命运却是通过希迁才得以匡扶，得以强化的；除了慧能与希迁之外，岭南禅文化更是有着成百上千的思想代表，但是它们的思想源头都可以追溯到慧能和希迁。前引“曹溪发源，演于迁、寂。万派千江，皆其涓滴”，此说实为肯綮之论。因此，从比喻的意义上说，